

以面識君，悲欣交集

——楞嚴經，一部須以一生為註腳的經卷

《大佛頂首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，又名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，簡稱《楞嚴經》

浩瀚冥闊，義理深微，《楞嚴》十卷

是一部涵攝諸部、使天下卷文皆為之塞口的經卷之海。

它的行文古奧艱澀、深險玄幽，

缺乏《阿含》、《壇經》、《圓覺》為基礎，

將無以涉渡它的關隘磔口。

也是佛首頂髻最輝燦、鑒亮的一顆寶珠。

「首楞嚴」意思是，究竟堅固。

究竟堅固於萬法之上。如如不動，本來涅槃。

其境界，意圖銷落虛妄，顯發實相，抵達「一亦不立」的本然妙明。

美！這是靈魂深處至深的恐動與幻相，至大的繫鎖與魔障。

是阿難的緣起，也是我與《楞嚴》的緣起——

是阿難的棘刺，也是我的修行之棘——

整部《楞嚴》皆緣之而起——

以經卷為師

自大乘而小乘，又自小乘歸返禪門，之於我，十餘年的修行之路不啻是一條以經卷鋪疊、寫就的道路。大風寂曠，拂吹過瓦簷穿淌的春雨，拂吹過簷下參經思惟的形影——自從識得佛陀，我的生命中即不復再有第二個老師。每一部經典，皆意味著我與我的老師之間一段沉深隱奧、無可取代的對話，跋涉，與學習。每一部經典，亦皆指涉著這位老師獨一無二的面相、音聲、與姿影。

自次第展開的卷帙中，我聆聽著最初的佛陀與耄古的佛陀，聆聽過祂的初始與垂化，究竟與終極……長夜昏冥，菩提之道迂迴遼遠！我是一路顛顛沛沛、耿耿磴磴自「苦集滅道」的披瀝中，而後學習「無苦集滅道」的吧。宛如一座血脈晶瑩的碑塔般，每一部經卷皆意味著另一部的道路與基石，座標與方向；亦意味著其他諸部的承載與開啟，輝映與流灌。意圖刪減其中的某些部分，將如同自一個二十歲的成人身上刪減他的襁褓、童稚、青春般地不可能；亦宛如自一座完整的金字塔上，意圖抽出某些磚石般地難以真正了然它的形貌。

用一株大樹來比喻，那麼，原始佛法——阿含諸部，無疑地，是牢牢伸向大地，使巨木足以屹立穩固的虬根勁節。而大乘諸部，是繁茂的柯幹，蓊鬱的垂蔭，璀璨豐豔的花果。

巨木可以遮蔭，可以涼寂，可以息止炎惱灼渴……然而，缺乏牢牢吸附大地，牢牢探向五濁惡世、穢毒愁惱的虬根勁節，是無以安立，無以理解，無以滋長，且無以荷擔的。

如實知！

「如實知！」這是貫穿阿含經卷至為重要的一句話語，出現於世尊說法的每一個當下。意思是：「按照事物原有的形貌，確確實實、清清楚楚的明白。」

道路宛然。於我，修行的軌則格外如是——

不如如實實理解「苦集」諦，則無以如實行向「道滅」諦。

不如如實實覺照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」的所在、所處，則無以空言「五蘊皆空」的境界。

不如實參悟「煩惱」，則無以照了「菩提與煩惱無二」，如一隻手的正、背面，此即另一的落足處。

不如實「取捨至極」，則無以侈言「不取不捨」。

不如實明辨佛魔，則不敢奢談涅槃如幻，佛境如，魔境如……

諸江奔流，一華所攝

如此，不以南傳而斥北傳，亦不以大乘而譏小乘，色色經卷各俱形成法身的一面，燭照著修習的途軌。宛如一串皎潔的明珠，各俱以瑰奇的光芒，串連著菩提次第不可磨滅的因緣與意義。

於是，在空寂的室宇中，我是恆常仰望著世尊，聆聽著祂的音聲，沉思著祂的面容的——

展讀《阿含》是這樣的情境吧。恆河的呼吸時徐時止，節奏滂然可聞。古印度的日光炙著手背；光影、氛圍依稀如昨。時光默止，溯返初度——而佛的姿影清明入眼，說法未曾斷息……那是我生命中至為窈長、戒慎、嚴明且嚴岸的教授與學習吧。祇陀樹林的竹葉紛紛飄墜掌心，宣說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……

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聯綴著死亡深邃的哀感與痛覺。我是對著父親的棺槨日復一日、夜復一夜薰習、熟識它的。之於亡者的強烈思念

與地藏深憫的悲願冥合為一——我如是深深理會「不度盡內在愚癡眾生，則無以度盡外在愚癡眾生」的奧義——地藏的紅蓮是開設於每一位有情眾生的內在地獄中的吧；他的淨土亦成就於這片唯心的地獄間……

《心經》宛若佛祖眉間的硃砂，是三藏十二部的綱要與微縮。一整部《金剛經》長河流衍，無非僅是它的註腳與延伸。若能識得「空如來藏」，即能了徹忍辱仙人「忍無可忍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」的玄義——諸相俱非，人我皆空，既無忍者、辱者，亦無可忍、受辱的人與事——那麼，當體即空。誰為節節支解？誰為受辱含恨？

「無生法忍」只是「本來不生，無有可忍」。

如是，《維摩詰經》《六祖壇經》《圓覺經》諸部，無非亦僅是《金剛經》更更詩化、偉麗，更更精微、詳審的演繹與流注；是寂照同一只虛明月影的千家奔流。一卷《壇經》直是道盡了禪門心髓、祖師鼻眼。域內、域外，在家、遠行……無論何時何處，我是隨身攜帶著一卷《壇經》的吧。它宛如生命細則中一切行止的量尺與儀矩。

經與經間，相佐相證，互為參照、補遺……不理解《金剛經》，則無由理解《維摩詰經》所謂「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俱是佛種」，亦無從諳曉《圓覺經》所述「恆河沙諸佛世界，猶如空華，亂起亂滅，不即不離，無縛無脫……」

而《法華經》是書架上至美的一朵蓮花——大乘、小乘、辟支、羅漢、地獄、畜生……千般江流俱皆匯為如來心地，化為「一乘」實相。長夏靜日，在每一朵綻開的蓮荷上，我皆閱讀到這麼一部《法華》

至於《楞嚴經》呢？

它是佛首頂髻上最輝燦、鑿亮的一顆寶珠。排行於這串「經卷之珠」的最末。卻以自身絢美的光華，統攝、輝映整串珠珞的光彩。

虛空藏菩薩曾經敘述一己的修行過程，說道：「爾時，手持四大寶珠，照明十方微塵佛剎，化為虛空。又於自心現大圓鏡，內放十種

微妙寶光，流灌十方盡虛空際，諸幢王剎，來入鏡內，涉入我身。身同虛空，不相妨礙。」

照十方佛土為虛空，又現十方寶剎於身內——《楞嚴經》是這樣一種寶珠、明鏡吧。

一即一切。

一切即一。

這是佛法不二之門。而「首楞嚴」的境界，意圖銷落虛妄，顯發實相，抵達「一亦不立」的本然妙明。「首楞嚴」意思是，究竟堅固。

究竟堅固於萬法之上。如如不動、本來涅槃。外物所不能迷轉，生死所不能隳裂，佛魔所無以動搖——

人人本具，個個現成。

於佛不增，於凡不減。

是內在於一切生命的不動道場。

無論眼目中是否會有更多經卷，《楞嚴經》皆是我生命與修行的終極。

它標示了經驗中至高難度的挑戰與跋涉。圈點《楞嚴》，如在繭中，莽莽秋草間，唯見閱經人默然朽頓。

不朽頓的，只是堅固之心。

而它的行文古奧艱澀、深險玄幽，缺乏《阿含》、《壇經》、《圓覺》為基礎，我將無以涉渡它的關隘磔口。

浩瀚冥闊，義理深微，《楞嚴》十卷是一部涵攝諸部、使天下卷文皆為之塞口的經卷之海。不深深洄入巨海，以堅固之心呼應堅固之心，則無以獲取這顆無上明珠。

愛悅中流

生命中耽美、戀美，已然成為血脈的屬性與形質。春雨十載，執卷蟄隱於桐花山腳下，跏趺冥坐，於時光的長流中，儼然已是一位素

隱默止的行者了。

桐花禱而復開，參生、參死未嘗息止……一己是時時勤拂拭的吧。然而，在那十分寂止的形容下，我所觀照到的，是那如同桐花一般，謝而復開、剝而復至的耽美、執美之心。

它堅固執持，宛如黃昏之際，剝剝扣擊，華美充滿室宇，華美流灌空寂的古琴音息。

它剛強難伏，拄立於我與我的修行之間，宛如一根無以跨躍、難以拔除的棘刺。

一切癡愛無明皆緣之而起，與之共生……那所謂的「愛染情執」，所謂的「終極之境」與「永恆之悸」，無非亦僅僅是惑美之心的無盡變相。

美！這是靈魂深處至深的恐動與幻相，至大的繫鎖與魔障。是阿難的緣起，也是我與《楞嚴》的緣起——

是阿難的棘刺，也是我的修行之棘——

整部《楞嚴》皆緣之而起——

彼時，波斯匿王為了追悼亡父忌日，於宮庭廣設齋宴。佛與諸菩薩、羅漢俱赴宴席。

眾中，唯有阿難——佛座下至為端嚴姣美、聰利多聞的比丘，遠遊未歸。踽踽一人，依著佛陀清淨平等的教化，不擇貧富微賤，依次托鉢乞食，來至婬女摩登伽的門口。

貧賤的婬女摩登伽愛悅阿難姣美的形容。以大幻術將之攝入媵室。於蕩冶的流波中，婬躬撫摩，使阿難即將毀去戒體。

佛陀密知阿難危機。於佛頂現大光明，出生千頁蓮花，宣說無上神咒。敕令文殊持取神咒，攝受阿難和摩登伽來歸佛所。

阿難見佛，頂禮悲泣，慚愧無以自禁……

佛問阿難：「你須誠實答我，當初發心，究竟是因了什麼緣故，使你棄捨世間深重的恩愛，隨我出家？」

阿難回答：「我見到佛殊勝皎潔，如琉璃一般清澈絕美的形像……心生愛戀，以為此世第一稀有。那絕美的光華，並非紅塵惡濁所生！因了渴仰，於是，從佛剃落。」

愛美！戀美！他人出家，為了生死；而阿難出家，因了「惑美」——惑於佛陀無上皎美的形容。

誠哉斯然！因「色誘」而出家，亦因「色誘」而毀戒體……這是阿難根深抵固的病根吧。耽美的習性未曾更改，以致，雖然剃髮，仍習於禪堂中瞥視美麗的女子，以致，無以被抗摩登伽的誘惑……那美的來襲！

一切俱是為了美的緣故。捨家、出家如此；取戒、破戒亦然。

佛語阿難：「汝言見佛色相妙美而出家；那麼，是以什麼來見？以什麼來愛悅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是我心目。以眼來見，以心愛悅。」

佛云：「既然心目為咎，心目為害；如此，若欲降伏色塵煩惱，癡愛無明，則須知心目所在、所處——猶如剿賊，須先尋得賊窟所在，知其落腳之處，方能一舉剿滅。」

這即是《楞嚴》著名的「七處徵心」；即七次反覆詰詢阿難，能見的眼、能愛悅的心，究竟落足何處？

於是阿難回答，此心在身內。在身外。在根中。在內外明暗。在中間。在「不著一切處」。

七詰七辯。抽絲剝繭，層層析剖，次第逼索……阿難七次答辯，佛陀七次斥其所答為妄。

至此，阿難嗒然失落，惘然迷失「心」所趣向，乃告佛曰：「我初愛佛，實用此心。供養恆沙如來，亦用此心。乃至勇猛精進，思惟一切難行之法，亦是任用此心。即若謗法，失卻善根，亦不離於此心。佛斥此心為妄，非我真心……我實迷惑，已然不知心在何處？」

佛告大眾，一切眾生，流轉生死，枉失菩提，皆由於錯認此妄心、

攀緣心為自性真心。以致，逐物為己，認賊為子，顛倒愚迷，為客塵煩惱所誤。

佛於鹿野苑中初轉法輪，所度化的五位比丘之首，長老憍陳那立即起立言道，我初悟聖諦，即因聽聞「客塵」二字。

心中亟善思惟，何謂「客塵」？

「客」的意思是，譬如行客，投宿旅店，或食或宿。食宿完畢，即整裝出發，不復安住。若當真是主人，自然長住不動，攸無往還。於是思惟，「不住」即名為客；「安住」即為主人。

又如新霽日出，陽光照入屋隙，可以清明看出塵埃中的粒子於空氣中浮擾動蕩；而虛空寂然，澄明不動。於是了知，「動搖」即塵；「湛寂」為空。

知擾攘而覓安住，悟「客塵」而證不動——這是小乘了「苦、集」而證「空」諦，而證「滅、道」的四諦修習法吧——一個「客塵」，短短二字，石破天驚，道盡三界生死、千古流亡，皆只是逐塵為己，認客為主。直將一個擾擾騰騰、攀緣馳走的肉團心，錯認為本體真心。

如是，色來，眼轉；聲來，耳轉；境來，心轉……逐於色聲香觸，逐於富貴名聞，逐於恩愛癡悅，逐於憤罣愁惱……

如是，忙著生，忙著死，忙著計量，忙著惱……

這些俱是「客塵」，俱非本元清淨妙心。

若是「主人」，若是自性本體，自然恆常「在家」；自然如如不動，長住不遷……

那麼，這個「不動」的真心自性，究竟藏於何處？究竟位於根身器界的哪一部分？

五蘊遷流，六根浮擾，從不歇息……果然我們擾動的眼耳鼻舌身意，以及流轉的色受想行識中，當真含藏著一個不動之處？一個不動的本性？

佛欲顯示不動之處，乃問波斯匿王：

「大王，歲月遞移，寒暑遷流，汝之膚髮容色，較之於年少童稚時何

如？」

波斯匿王答道：「變化密移，遷謝不止——當我二十時，容貌宛然老於十歲；而今六十，髮白面皺，枯朽悴老，豈若年少青春韶美？即知此身不住，終必變滅殞亡。」

佛復告大王：「汝初見恆河，與汝現在所見恆河，可有差異？那能見的『見性』，可有皺褶老者？可有差別不同？」

「我三歲所觀恆河，與現在所觀，清明無異。那能見之見性，宛然如故。並未有皺褶衰老之別。」

膚髮皺褶，而能見、可見的「見性」未嘗皺褶……如是，於變動生滅的軀體膚髮中，含著不生不滅的本元妙性。在眼為「見性」，在耳為「聞性」，在鼻為「嗅性」……如是舌，身，意，諸法中，皆含藏著不動的真如自性。

唯恐大眾驚疑不信，佛復慈悲剖明不動之聞性，舉例言道，動來，聞動。靜時，知靜。能聞的自性，並不因聲塵的去來生滅、動靜的消長有無，而生起、消滅。譬如有人，於睡寐中，聽見家人舂米擣衣的音聲。因在夢中，誤以為聽覺的是鼓聲、鐘聲，或其他木石聲響。及至醒來，告訴家人：「我在夢中還以為是鼓聲呢！」可見聞性不動，並未因眠息而昏昧、而更改……恆恆如是，聲音或許於聞性中有生有滅、起落開合；而聞性一如，未曾因聲音的生而生，因聲音的滅而滅。

色相遷滅，見性不壞。音塵生滅，聞性如常。此「常在常如」的見覺聞性即是如來藏——妙明本心的一體。只是凡夫不識此不動的見性聞性，認生滅的色塵是我，聲塵是我……於是，諸相搖動，音塵擾擾……枉逐外在搖動變滅的音聲境相為自心。逐動成迷，隨之擾攘遷謝，渴愛悲歡，顛倒迷轉。

如此，婉轉三疊，步步緊扣，密密推移，如來復又晰明剖白，五陰，五大（地水火風空），十二處，十八界，十二類生，乃至根身器界，大地山河，皆含攝不動真性，本是如來藏妙真如性。

歇，即菩提

既是一真法界，本來清淨，不動如如——何以顛倒迷妄，流出客塵煩惱，生死無明，變現為眼耳鼻舌，根身器界，塵土山河，有情無情，地獄畜生……？

世尊示例，譬如室羅城中著名的狂人演若達多——

頭本具足，人人頂上皆有一個。演若達多一日早起，以鏡照面，眺望鏡中自己的眉目眼臉非常美麗；痛恨一己的頭無法看見自己的顏面五官，而懷疑頭已失去，已著魘魅……於是，驚慌恐怖，發狂馳走。

頭本不失。迷本來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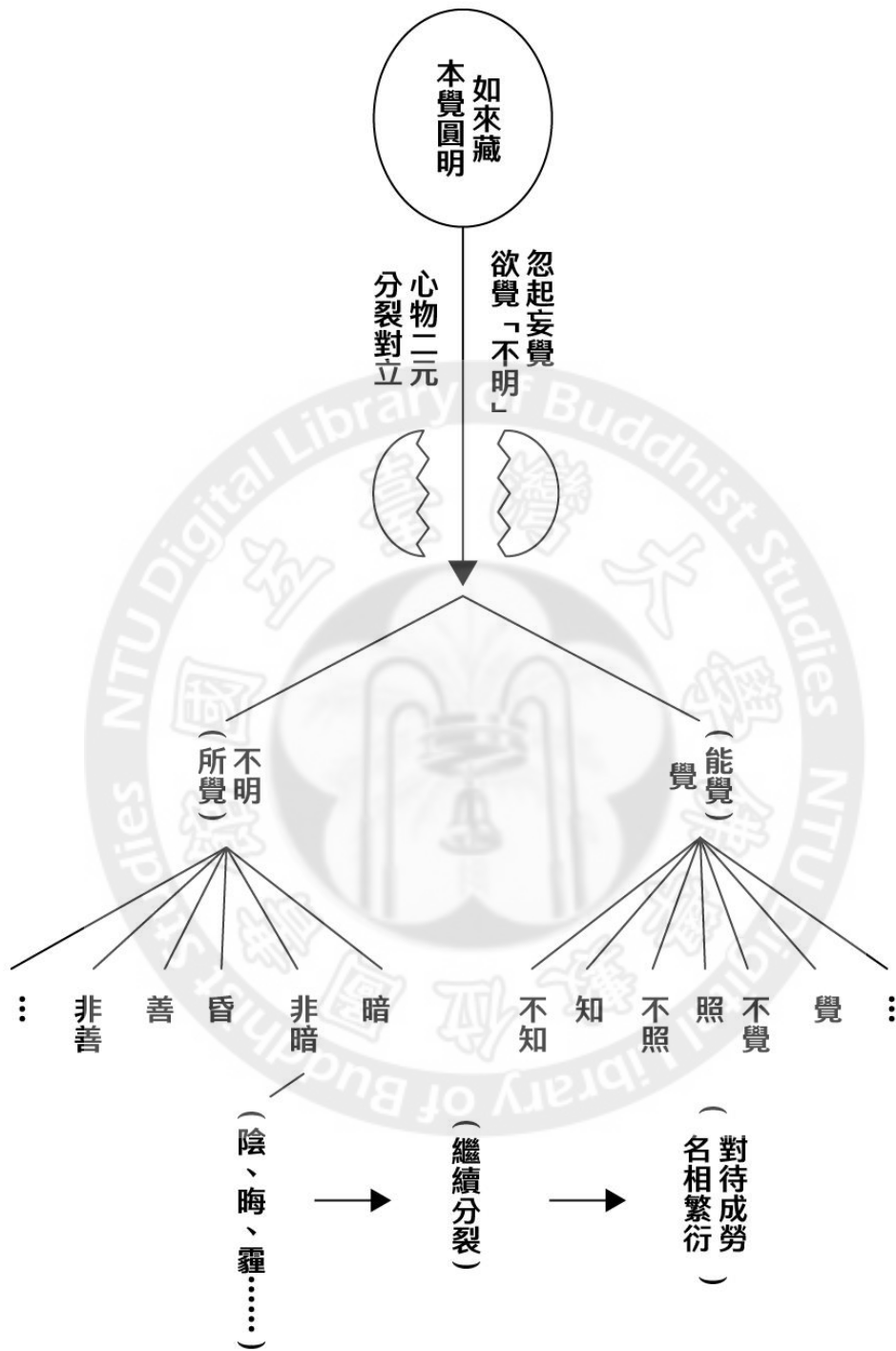
但即歇下狂心。歇，即菩提。

當處放下，即是本來面目。

一念返真，即是清淨本頭。

妙明本心，本覺妙明，本來圓照。本無不明之處。於圓明寂照中，忽然起一念「覺」想，宛若演若達多之覓頭，另立一個妄想的「覺」，來覺「不明」。如是妙明本體分裂為二，於意識差別中，分割為「能覺」、「所覺」，心物二元對立對待……又於「能覺」「所覺」中輾轉分別，化為「明」與「不明」，「暗」與「非暗」，「覺」與「不覺」，「善」與「非善」……如許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多，輾轉相生，擾攘妄動，孽衍名相，徒亂自心。遂如演若達多之覓頭迷走，於紛搖紛曳的妄想妄動中，推馳傾軋，於是轉如來藏清淨本相於生死漂溺，為山河川嶽，為眼耳鼻舌，地獄天宮，神人獸鬼，煩惱菩提……

如圖所示——



本來無生

於是，諸相並立，諸法紛生。宛如空中幻花，亂起亂滅，亂開亂落……生生滅滅，擾擾攘攘，永不周止。

如是，一即一切。一切即一。

一真，一切真。一幻，一切幻。

就其一真法界，大地山河、根身器界，莫非如來藏清淨本體，莫不是如來藏妙有的分裂、變現。如此，如來藏即地水火風，即眼耳鼻舌，即生老病死，即苦集滅道，菩提涅槃——

就其如幻境界，一切無有，當體如幻，當體空寂。本無根身器界，生住異滅，癡愛煩惱。本無可證的涅槃，可了的生死。

本無苦集、亦無滅道。本無「無明」，亦不立「無明盡」——一切斯皆虛妄。皆是妄想、妄覺所致。

直須當體不生，了知空花，即涅槃本性。

這是玄覺禪師所謂「體即無生，了本無速」。

也是懷讓禪師所指「修證即不無，染污即不得」的「那個」。

頭本不失，非修而得。但莫起妄，即本來頭。

返流歸真

妙有真空，真空妙有——圓攝萬相而無一法可得，本自虛寂而不礙萬法周流——成一切相，離一切心，這是《楞嚴》的不動道場，也是《楞嚴》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的頓悟法門。

然而，「理則頓悟，乘悟併銷。事非頓除，因次第盡」——生命多生累劫的習性，恍若蕪枝亂葉，密密疊生；得以十分的耐心，次第銷落，堅持滌淨，始能遺下清剛獨立的柯幹。

至此，世尊不惜眉毛拖地，委曲詳盡，使令諸羅漢、菩薩詳述一己清淨圓通的修習法門。

如來藏既順流流轉為五大(地水火風空)，六根(眼耳鼻舌身意)，六塵(色聲香味觸法，合上為十二入)，六識(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觸識、意識，合上為十八界)——因此，「返真歸元」的方法，亦不外倒轉根機，逆流而上，溯回本元，自五大、六塵、六根、六識中著手。

如此，地水火風，眼耳鼻舌，色聲香味……莫不可以為賊，亦莫不可以為王；莫不可以惑心，亦莫不可以入道。二十五名菩薩圓通，即建立於五大、六根、十八界中，周延詳盡，門門可以入道，門門可以圓通，門門可以歸佛性海。

於開眼合眼處，於見色聞聲處——於生命生活的每一個環節，每一個作止，皆可以深深參，細細參。亦皆可以依著方法，如實地修習——

莫忘莫失

聞性遍及十方，動靜恆常，寤寐如一——《楞嚴》中，世尊至為稱揚觀音「耳根圓通法門」，以為五濁惡世當機首選。

在初初薰習「耳聞法門」那年，山居飄搖動盪。一整座山谷夷為廢土傾倒場，山脈剝為建築工地。

山區宛如軍事練習地。從清晨至昏暮，砂石車轟轟隆隆，如坦克般，一輛接著一輛，飛砂走石，呼嘯急馳過道路。

我在打坐。聲音嗥厲！耳根中滂滂沛沛，嘈噪流過車輪碾地的嘶吼，窗扇搖擺振動，怪手拖曳拉掣，電鑽尖銳號叫，喇叭躁急鳴按……

音聲穿刺過喝茶、閱讀，穿刺過創作、思惟，穿刺過自己的每一分，每一刻。

裂耳的音聲足以煽起生命無盡的炎惱與躁惶。

寂止於一己的途軌中，思惟、跣跌，心中平寧，僅將裂耳的轟掣，視為聲塵的起滅。成如空花之起，滅如空花之落。

只有聲音的流動，而不增添價值、心緒的流轉。噪聲，亂聲，哮吼聲，鑽刺聲，美聲，惡聲……皆不執取。

只是主人在家，穩穩坐定。不與之俱去，不逐塵流盪——

如是觀照，反覆薰習……僅只是略略參習了一點皮毛，便已雲閒自在，清涼涉過年餘的轟擊。

而在黃昏，沐浴時，當水流過身軀，我即注視著水流，思惟賢首菩薩於浴堂所悟得的佛法：

忽悟水因，既不洗塵，亦不洗體，中間安然，得無所有。

——意思是，水既未曾當真將塵土「洗去」（塵的本體並未消失，只是離於身體，輾轉去至另一方所），也未曾「洗掉」身體（身體依然如實存在著）；它只是中離兩者，於中間安然流灌，不滯於塵，亦不滯於身。

只是「離」，與「不著」、「不染」，並未曾去掉，或斷滅其中的另一邊。

那坦克掀起的灰塵是厚濁的。日頭裡總是龍捲風般圍著一層黃霧。進出浴室，滌去塵垢，即如斯思惟，如染香人般，將經卷的義理，熟熟染浸於心上。

密密薰染，更更參習……二十五門，五十五位，五十種魔……次第觀省，更更覺了《楞嚴》經卷博奧玄湛，窮宇宙、生命之核藏，是一切諸佛之髓腦。

是生命不可標竿的終極！除卻以行止，以肌骨，來註解，來印證，再沒有什麼終極之道了！僅能成為它的版本，它的註腳。

悲欣交集

披閱《楞嚴》，如睹佛面，悲欣交集！

那羞報交疊、忐忑迴繞的，是棘刺的幻美與痛楚，以及拔刺、說刺的驚心與無狀。

還有，以眼見佛，洞觀佛面的慈悲與慈嚴。

汝負我命，我還汝債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

汝愛我心，我憐汝色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纏縛。

《楞嚴》經偈，短短一折，宛若以鏡照面，照破耽美、戀美，照破惑愛網繆，生命纏縛……

照破棘刺的面相與骸骨。

所以，每一年，是必須令自己閉門讀一回《楞嚴經》，如拔針刺

那經卷的深處是這麼說的：

棘刺如幻。

本自涼寂。

